

# 美人贵姓

小百合 著  
花城出版社

Beauty, May I have your name?



无数个咖啡色、桔红色、粉红色、深红色、彩虹色的女孩叽叽喳喳挤在一团。大家都拿着一张表格记着自己的姓名、年龄、身高、重、职业、爱好，就像在登记一飞入城市上空的登机证。我能从她们花枝招展的肉体上发出相同的特征。

她们表面上装得正儿八经的实际只对SK-II面膜、各种高贵的美容卡、范思哲的时装、古龙香水、亮的自动波小汽车、带游泳池的园和钱包鼓鼓的男人感兴趣。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们。我喜欢真正有道德感的遗世独立女孩。

而她们都急吼吼地想要出名赚钱找很多男人像摆在货架上的廉巧克力一样庸俗。

我知道她们也不喜欢我。因为在

Beauty, May I have your name?

# 美人贵姓

小百合 著  
花城出版社



无数个咖啡色、桔红色、粉红色、深红色、彩虹色的女孩叽叽喳喳挤在一团。大家都拿着一张表格，记着自己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职业、爱好，就像在登记——飞入城市上空的登机证。

我能从她们花枝招展的肉体上发现相同的特征。

她们表面上装得正儿八经的，实际只对SK-II面膜、各种高贵的美卡、范思哲的时装、古龙香水、亮的自动波小汽车、带游泳池的园和钱包鼓鼓的男人感兴趣。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们。

我喜欢真正有道德感的遗世独立女孩。

而她们都急吼吼地想要出名赚钱找很多男人像摆在货架上的巧克力一样庸俗。

我知道她们也不喜欢我。因为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贵姓

小百合著 .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4

ISBN 7-5360-4316-3

I. 美 ...

II. 小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590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江门市华园中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125 1 插页

字 数 21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16-3/I·3474

定 价 16.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要送些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同是漂泊在世界的溪流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也将被忘记。

——泰戈尔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有朋友问我：“meng 是你吗？”我摇了摇头。

我只想记录一个故事。因为年轻所以张扬，因为残酷所以怀念，因为思索所以成长。谨以此献给书中的主人公 meng，献给松子、波斯猫，以及我所有漂亮而有病的朋友。

感谢摄影 Jordan。

——作者

猫有猫道 鼠有鼠道



## 第一章

☆

嗨！

宝贝儿！

你认识我吗？

（当然不认识。你是什么东东？——吃错药了吧你？）

不过没关系。

你一定会认出我的。你看到我走路的姿势了吗？——屁股尽量向上翘，胸部前突，屁股与脊柱骨成“L”形，胸部与脊柱骨成“7”形——这样，我的肉体就被我扭曲了。

我在扭曲中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个魔鬼。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

我叫 meng。

m-e-n-g。

我曾用这个名字钓过一条“鱼”。

为什么叫“meng”？我想我会在恰当的时候告诉你。

松子跟我说，我们到深圳来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富婆。

富婆！这个词非常让我激动。我常常在洗完澡后对着穿衣镜一丝不挂地为这个词呆站好几个小时。

这时，我的灵魂就出窍了。我看到两缕蒸汽从我的头顶上缓缓冒出来，然后从蒸汽中走出另一个“meng”。她是那么美艳，美得和魔鬼一样。她的嘴唇是鲜红的、肉感的，白森森的牙齿可以吸出男人的血。

“你听说过女人变坏就有钱吗？”她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是很纯洁的。”

“呸！”meng轻蔑地朝我吐了一口痰。

我在我的右脸颊上摸到了一粒水珠，我用手擦了擦。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梦都想成为富婆！”

“可是我真的是很纯洁的，我一直都想做一个纯洁的人，纯洁是我的最高理想。”

“你这个臭婊子！”

“你不能骂我。”

“我就是要骂你！你是个十足的臭婊子，你还装蒜。”

“你才是！”

.....

我与另一个meng对骂，这使我精疲力竭。

我每次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我就会见到她。镜子里有另一个我，那是一个魔鬼。她每次出现都与我脆弱的心灵争吵不休。有时候白天她也会出现，她总是做一些邪恶的事，而我却想做一个纯洁的人。

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这种恶劣的状况使我神志恍惚，情绪不定，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发疯的，但如果命好，也可能不会。

我今年 19 岁，你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我感到我的青春已经开始腐烂了。

我大学没有毕业就来到了深圳。我还有两年才毕业。我之所以没有毕业是因为一件丑事。这件丑事足以使 meng 找到证据证明我在“纯洁”的问题上撒了谎。

你不要以为我家庭不幸抑或家境贫寒。我的家庭与全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相差无几，虽然都有些小状况但并不是很严重。虽然我经常对别人面露可怜地说我母亲早逝，父亲不爱我。

但只有上帝知道，根本原因在于我天生就是这样一个货色，并不是由于家庭造成的。

像我这种人，如果父母离异我会高兴得鸡飞狗跳，因为那样就没有人管我了。

我大学没毕业是因为我出事了。而且出的不是一件小事，我现在还不想说。因为你还不了解我，我想跟你成为一个朋友，然后我才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来深圳呢？如果不是松子，我根本都不会想到来深圳的。我也不知道我将会去哪里，因为我不想考虑自己的明天。但松子说深圳是个好地方，深圳让她又爱又恨让她吃尽了苦头。松子说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深圳会让她成为一个富婆的。深圳可以让一个富婆变成一个穷叫化子，也可以让一个穷叫化子变成一个富婆，深圳这个鬼地方可以他妈的创造奇迹。

于是我就被吸引了。

于是我拍拍屁股就来了，趁机把在大学里出的那档子丑事像抛弃一个长了虫子的烂苹果一样彻彻底底地抛弃掉。



我的目标与松子一样，我们都想在深圳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富婆。

如果你认为我们厚颜无耻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那你就错了。至少我们还认为我们都有一些资本，尽管那些资本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臭屁也好！

首先，我与松子都是漂亮宝贝。我们唇红齿白、身材性感、五官妩媚，都是做演员模特明星的料，走在大街上可以吸掉一大箩筐路人的眼珠子，可以通通拿去捐献眼角膜。读大学时亲爱的某某曾经说过以我 38 吋（英寸）的胸与 38 吋（英寸）的屁屁当个三级艳星绰绰有余而学校也终究没有看走眼在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前就将我扫地出门。我不认为这是我的身体的错误，事实上我和松子都以自己的身体为自豪。松子是我的高中同学，虽然她的“条子”过于骨感，但精力充沛有一股狐狸的骚劲。

其次我与松子都很聪明，“才华横溢”（可以加上引号哦）。虽然我大学没有读完而松子根本都没有考上大学但不能说明我们不聪明。松子英语很好口语流利三下五下就能把一个英语单词记住，虽然她的历史经常得鸭蛋但她确实有语言天赋，据说还看过 Hocking 英文版的《时间简史》企图理解上帝的精神；而我的成绩一向不错尤其是文科，我能在十分钟内写出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从小到大的语文老师都对我宠爱有加，可惜我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最终我们在学业上都没有“修成正果”我认为那是“思想态度”的问题，绝不是脑袋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我们“胸大无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绝对不能否认我们的智商。

因为我们还想在深圳混个富婆呢。

☆

我刚来深圳 28 天。

我与松子住在一起，三房一厅是松子租的，同屋还有另一个女孩杜丁丁。

我们是同一个广告公司的。香喷喷的名片上印着“客户经理”的名号，实际上我们就是拉广告的业务员。

像狐狸一样骚的松子在深圳混了两年了，竟然还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员这有点出乎我的想象。没来深圳之前我猜想松子凭她那身狐狸肉至少也该披金挂银不用上班就有饭吃了。

“哪有这么容易？”松子白了我一眼，“我这两年可不是白混的。做过流水线工人，卖过保险，推销过化妆品，做过售楼的，做过声讯，被男人包过，又被他们甩了。生活是残酷的，不要以为有一身狐狸肉就有钱了。这个地方的人才比比皆是。你到人才大市场去看看，多少硕士、博士、本科生吓得你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不作声。

“刚来深圳时我简直找不着北。虽然我知道这个鬼地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冒险家的乐园’，可是我冒险来冒险去还是找不着北，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啊，meng！至少你还像模像样地喝了两年大学的墨水，你知道高中毕业生想找一个又赚钱又轻松的工作多困难吗？不过后来我猛看报纸猛研究终于琢磨出了一个道理——”松子叹了口气，又咽了一口骚口水故意卖个关子。

“什么道理？”看来松子还善于观察形势，总结经验？我说过我们智商不低你应该信了吧？！我问道。

“道理就在于——深圳以前定位于‘三来一补’和‘来料加工’，而现在是以高新技术为主，是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城市。有……”

“得了吧，从哪里看来的？现炒现卖！”我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戳穿松子嘴上那个吹得老高的美丽的肥皂泡，她要是能总结出如上的道理我敢打赌用屁股走路。

杜丁丁掩着嘴偷偷地笑。

下班后三个人挤在屋子里闹成一团。

从窗外望去，城市的天空灰蒙蒙的。我至今还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埔尾？还是赤尾？还是沙尾？还是沙嘴？稀奇古怪的名字，与想象中的金碧辉煌相差甚远。

对面住着一些同样莫名其妙的女孩，把红色的三角裤衩像挂大红灯笼一样高高地挂在外面。

总之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不太满意。

松子经常在外人尤其是男性面前将头一天晚上看来的东西引经据典现炒现卖，努力包装成一个文化女生的样子，只是她的骚狐狸尾巴总是时不时地从她肮脏的低腰内裤中露出来——对于这点我心知肚明。

“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域外的比如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优秀人才流向深圳。而加入 WTO 以后，WTO 你们懂吗？深圳又在户籍、创业方面为一些尖端的 WTO 人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深圳市市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圳今年招聘海外留学生及外国专家要比上年翻一番。”松子大言不惭地继续“发表”她的高见。

我“哗”地一声将她藏在背后的报纸抢过来，黑色的印刷体文字像黑色的大便一样糊满了整张报纸。

怪不得深圳的街头黄毛佬越来越多，我暗暗嘀咕道。

“你们看，这么多优秀人才涌向深圳。我们怎么办哟？我们算个啥屁哟？！我们既无文凭又无技能又没有有权有钱的父母做靠山，我们顶多算是人海中的一只蚂蚁而已，随时都可能被别人踩死。”

松子躺在床上悲天悯人。

恍惚中我仿佛感到有一只穿着 43 码皮鞋的大脚正朝我头顶踩来，我感到胸闷，我一难受就胸闷。松子这一说几乎把我的自信心给打没了。刚刚南下时那股子幻想现在也觉得那么缥缈，遥不可及。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杜丁丁起身倒了一杯凉白开水，语气十分之冷静。

“屁！”松子大为不屑，“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走同一个道那必死无疑。我摸索了两年终于摸索出了一个道理。在这一方面我算不上人才，但在另一方面我就可能成为人才。每个人的道都是不一样的，懂吗？”

道？我的道在哪里呢？我困惑极了，我想起了我 28 天还没有做成一单业务，公司老总充满期待的眼神以及脸上捉摸不透的表情使我头皮阵阵发麻。

总而言之我们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这个词是我从书上看来的。究竟是怎么“弱势”我不明白。大概就是没有钱没有地位的意思。我们除了散发着腐败气息的青春以及一身闷骚的狐狸肉之外，一无所有。

“弱势群体怎么了？只要自己肯吃苦肯上进肯充电肯学

习，弱势群体也可以变成强势群体。多少大富豪年轻时不都是帮别人擦皮鞋、卖茶叶蛋、做裁缝、当码头工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又有多少大文豪大学者不是自己自学成才？再说吧，即使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但只要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能够问心无愧，那不也是一种成就吗？”——这是杜丁丁的言论。

凭良心说，杜丁丁长得一点也不差。她与我和松子唯一的区别是，她喜欢穿套装，即使是灰不溜秋的套装她似乎也很享受，穿上它毫无顾忌地四处奔波忙碌。而我和松子都喜欢有弹性的紧身上装，把胸脯像包粽子一样包得鼓鼓的勾勒出一种让人想入非非的形状。当然我们有时也穿套装，但只有天知道那是为了尽快把那套东西脱下来。

“一步一步？平凡的岗位？”松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口气，“简直笑死我了！照你的速度，你就是熬到头发白了也赚不到几个子儿，要快速致富——不能像蜗牛一样。”

为了这个目标，松子豁出去了，就像高中时在宿舍里跳脱衣舞一样。

而她说 meng，你幸运了——遇上我你至少可以少走两年弯路。

我摸摸口袋，里面的子儿真的不多了，我本来来深圳时带的钱就不多。因为我在大学里出的那档子丑事，绝望至极的家里毅然断绝了我的经济来源。

松子宽宏大量说我刚来深圳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第一个月可以免费提供住宿。但从第二个月起就要交房租了。深圳这个地方没有白吃白喝白住的，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Meng 你自己想办法吧，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每个人

的道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已经跟你讲明白了。你是聪明人，我相信你是聪明人。

于是我使劲点头。

我只差没有为松子的雪中送炭善解人意感恩戴德泪流满面了。

28天过去了。

我还没有拉到一单业务。

当然我可以找一个理由——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但这仅仅是理由而已。

没有人信你的理由，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创造奇迹呢？让“理由”他妈的滚蛋吧！人人都只看结果。

所以我有些怅然若失。

虽然我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一个姿势：屁股上翘，胸部前突，屁股与脊柱骨成“L”形，胸部与脊柱骨成“7”形。可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姿势并不自信。

如果我现在是富婆了，我可以把这个姿势做得更曼妙。

可是我现在口袋里没有几个子儿了。

再过几天，我就得向松子交房租了。

这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我想着这个问题心事重重地向家里走去。

深圳的大街上阳光明媚。

★

松子的房间里传出一种叫声。

这种叫声透出一种肉的味道。

我看了看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靠着墙壁在过道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昏暗的往事带着鸦片花苞的幽香喷薄而出。

读大学的两年我将上课、自习、考试、责任、义务诸如此类抛之脑后。无数张新鲜的男性面孔像走马灯似的在记忆的隧道中穿行。

这是一种社会叫声。

所有的人都像着了魔似的迷恋它。

.....

不知道什么时候杜丁丁坐到了我的旁边。

“怎么啦？不进去？”她好奇地问。

我指了指“请勿打扰”的牌子。

杜丁丁心领神会。从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一本书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什么东东？”我问道。

“英文阅读精品。”

“这个，Roman Holiday？”

“哦，《罗马假日》电影对白。”

“早看过了。”我翻了翻白眼，“10元一个的光碟。”

“唔？”

“一个英俊的记者，一位美丽的公主，在一瞬间的邂逅中产生了所谓的爱情，但公主毕竟是公主，记者不可能变成王子。结局还不是死路一条？”

“不错。”

“看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我连打了两个不以为然的哈欠。



“有用又有趣。”杜丁丁莞尔一笑，“最主要是提高英文水平。虽然不能迅速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多掌握一门语言就多掌握了一门生存技能。像在我们深圳，每年都有这么多国际会展，企业要同外商做生意，公司要写英文方案……英语不好简直寸步难行……”

“得了得了，你就像个外星人一样。”我鄙夷地耸了耸鼻子，抢过杜丁丁手中的书随手一指，“What the world needs is a return to sweetness and decency in the souls of it's young men……嗯，什么意思？”

“这世界需要的是美丽和高尚回到年轻一代的灵魂之中。安妮公主对乔说的话。”

美丽？高尚？年轻一代的灵魂？

哼哼。

也许有钞票就足够了把。

骚狐狸精的叫声使我心烦意乱。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看过一本书了，那些七扭八歪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一看就打瞌睡，比任何催眠药都管用。

松子的叫声越来越急促。巨型烟花般的高潮马上就要来临了。

一个恶作剧涌上心头。

我在铁门上劈劈啪啪地敲个地动山摇：“检查证件。快开门，派出所的。”

一声像被谋杀的野猪一样凄厉的嚎叫响起，然后里面很快安静下来。

从屋子里跑出一个男人，四十五六岁，脸皮因过度兴奋



又过度紧张而红白相杂，条纹衬衫扣错了纽扣，右边滑稽地比左边短出一大截。

“派出所的呢？”他扫了我和杜丁丁一眼。当他发现实情后，骂了一句：“我操！”然后正了正金丝眼镜，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房间里有一股很大的味。

扭头瞅瞅墙角的垃圾桶，几团肮脏的卫生纸已静静地躺在那里。

“臭王八崽子，我就知道你干的好事。”松子恶狠狠地对我嚷道。

“是我。怎样？”

杜丁丁不想听我们的谈话，悄悄地躲进自己的房间看书去了。

“那个——什么人？”我没好气地问。

“一个小公司的小经理。我想让他帮我联系联系业务，不知道能不能成。”

“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最好不要染上乙肝、性病、艾滋病之类，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100万了！”

“怎么会呢？我都带雨伞的，”松子从枕头下摸出一包粉红色的避孕套，在我眼前晃了晃，“今晚要不要我请你客呀？”

“发财了？”

“500蚊而已，”松子神秘兮兮地打开她那个皮开肉绽的蛇皮钱包，“刚才那个人给的。零花钱！”

“真便宜！留给自己用吧。我哪有心情同你吃饭？！”

